

# 走入 神秘幽暗的世界

# 解析 死亡

刘自觉 著

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刘自觉主编

健康心理自助丛书

# 解析死亡

——走入神秘幽暗的世界

刘自觉 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解析死亡：走入神秘幽暗的世界 / 刘自觉著. —北京：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，2004.1

(健康心理自助丛书)

ISBN 7-5078-2259-1

I. 解… II. 刘… III. 死亡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B086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93489 号

## 解析死亡——走入神秘幽暗的世界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| 刘自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王先豫、王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式设计 | 周 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封面设计 | 耕者设计工作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|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68036519 68053304 (传真)) |
| 社 址  |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  |
| 经 销  | 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排 版  | 楠竹文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50×1168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字 数  | 242 千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数  | 5000 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4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| 2004 年 1 月 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 7-5078-2259-1 / B·42          |
| 定 价  | 17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**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**
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感知死亡.....       | (1)   |
| 第二章 理解死亡 .....      | (23)  |
| 第一节 医学上的死亡 .....    | (25)  |
| 第二节 生物意义上的死亡 .....  | (29)  |
| 第三节 文化上的死 .....     | (31)  |
| 第四节 心理学意义上的死亡 ..... | (47)  |
| 第五节 群体的死亡 .....     | (48)  |
| 第六节 死亡的迹象和感受 .....  | (65)  |
| 第三章 死亡的原因 .....     | (75)  |
| 第一节 死亡的内因 .....     | (76)  |
| 第二节 外在因素致人于死 .....  | (79)  |
| 第四章 自 杀 .....       | (97)  |
| 第一节 自杀及其类型 .....    | (98)  |
| 第二节 各种文化对自杀的态度..... | (101) |
| 第三节 自杀的方式及救治.....   | (111) |
| 第四节 关注特殊的自杀群体.....  | (128) |
| 第五章 死而复生.....       | (131) |
| 第一节 濒死体验.....       | (132) |
| 第二节 生命的轮回.....      | (140)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<b>第六章 安乐死</b> .....      | (149) |
| 第一节 安乐死的界定.....           | (151) |
| 第二节 关于安乐死的争论.....         | (155) |
| 第三节 安乐死在中国.....           | (165) |
| <b>第七章 死刑面面观</b> .....    | (173) |
| 第一节 死刑产生的原因.....          | (174) |
| 第二节 死刑的执行方式.....          | (179) |
| 第三节 等待执行.....             | (192) |
| 第四节 关于废除死刑的讨论.....        | (196) |
| <b>第八章 丧葬仪式</b> .....     | (203) |
| 第一节 中国传统的丧葬仪式.....        | (205) |
| 第二节 现代人的丧葬仪式.....         | (218) |
| <b>第九章 形形色色的死亡观</b> ..... | (225) |
| 第一节 古代西方哲人对死亡的解释.....     | (227) |
| 第二节 中世纪基督教的死亡观.....       | (238) |
| 第三节 近代西方哲人的死亡观.....       | (244) |
| 第四节 现代西方哲人的死亡观.....       | (261) |
| 第五节 中国人的死亡观.....          | (273) |
| <b>结语：死里求生</b> .....      | (285) |
| <br>附录 1：外国名家论死亡 .....    | (288) |
| 附录 2：中国名家论死亡 .....        | (304) |

## 第一章

---

# 感知死亡

人终有一死。面对必死的生命之路，每个人，每个生命，都要和它勇敢地搏斗。生命正是在与死亡的搏斗中流光溢彩。生命因死亡而美丽，因死亡而有意义！

我接过了一个沉重的话题，我要把它说下去。而且还要说得尽量轻松。这可能吗？我对自己没有信心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试试吧。

先从我说起吧。

我承认，我是一个对死亡很敏感的人。这大概与我最初的生命体验有关吧。听母亲说，我一生下来就很虚弱。躺在床上动也不动，好几天不吃奶也不睁眼，气喘得有一口没一口的，还尽往外吐白沫。父母急了，套上牛车拉我到十里外的村庄看医生。回来时天色已晚，当时正下着雪，我冻得身上没了热气。父亲说：“扔了吧。”母亲紧紧抱着我不撒手，哭着说：“不，我苦命的儿，要走也得穿件新衣服！”

回到家，母亲把我架在炉子上颠来倒去地烤着，又灌了医生的汤药，没想到我竟奇迹般地活了，而且一直活到了现在。我常常私下里想，要是当初听了父亲的话，把我抛到漫天飞雪的荒野中，我早就不知成了哪条饥狼饿狗的腹中肉了！我为此可没少埋怨过父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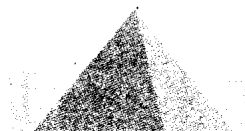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母亲拣回了我的命，却把我的心投进了死亡的阴影中，我总也挣不脱对死亡的恐惧。

我紧紧地拉着恋人的手，泪流满面地向她乞求：“在我生命弥留之际，你可一定要守着我呀！”她吓得脸色惨白，一个劲地摇晃着我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你这是怎么啦？”她哭着说：“不是说好的，永不分离吗！”我将头埋在她的怀里，她用温柔的手抚摸着我的。

情人节那天，一青年横穿马路时被车撞了。他侧身躺着，左脸贴着地，血从嘴和鼻子里汩汩涌出，溅在他右手紧握着的玫瑰花上。这时，他身上的“呼吸机”在“嘟嘟”地响，莫不是他长发飘飘的女友在那里等得着急？可是，玫瑰花上的血已经凝结。

生死之间就那么一道线，可我不知我的那道生命线究竟在哪里？它密密匝匝地缠绕着我的心。太阳明天照样升起，可我明天并不一定照样活着。因为或者，有太多的“或者”可以结束我脆弱的生命。我得努力活好每一天，把该做的事做好，把该说的话说明。我不想给我的生命留下太多的遗憾！

其实，活着是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因为你得时时与死亡的阴影搏斗！



## 我看到了死

我住的村子并不大，只有几百口人，每每村里死了人，全村人都要去张罗。母亲给人家剪纸幡，父亲是敲锣鼓的好手。我呢，穿梭于大人之间，睁着好奇的眼睛看着人间最后的一幕：

陵园在村西头，那是个果园，长着很旺盛的果树。秋天里，满树上挂着红红的果子，方圆一里都飘着苹果的醇香。让死者在这里安息，老人们说，这是祖先积下的阴德。

人死当天，就有小伙子被派到陵园去挖坟墓，厚厚的黄土地被掘下丈把深，然后再往里一拐。那里面阴森森的，我几次想下去看看，但还是不敢。我知道，那是安放棺材的地方。

死者门前横排着两排凳子，凳子上架着四根粗粗的木椽，用绳牢牢地拴成井字架，棺木抬了出来，儿女们披麻戴孝哭嚎着，几个年轻后生手脚麻利地用绳子捆绑着，粗壮的麻绳在棺木和手臂之间“咯吡——咯吡”地响着，是那樣的刺耳。在临出家门的一刹那，爬在棺木头前的长子摔碎了装着米糕和纸公鸡的瓷碗。锣鼓猛烈地敲着，亲人撕心裂肺地哭着，抬棺木的小伙子们吆喝着，棺木起驾了，沿着村巷走过。村里人都走出家门，妇女们或站在巷口，或站在村口，目送着死者远去。男人们扛着铁锹，向陵园走去，要为死去的乡友的坟填上几锹土，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。

棺木放进去了，连死者生前的衣物被褥都塞了进去。一掬一掬的干草扔下去，掩住了棺木的存放口。锣鼓猛烈地敲，亲人的哭声和着一锹锹黄土埋进了墓穴。一会工夫，在黄土飞扬的大地上，就兀起了一个圆鼓鼓的坟墓来。回去吧，乡亲们扶着悲痛欲绝的亲人，一步一回头离开了。

到家里，帮忙的乡友们尽快入席，香喷喷的菜端上来了，热腾腾的酒倒出来了。小伙子们挽起袖子吆喝着、吵闹着，划拳猜令，直喝得面红耳赤、酣畅淋漓。这是一场人生的盛宴。只是我那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别人悲痛的时候，他们还敢那样取闹。

第二天，我到陵园，看见那孤零零的坟头上盘旋着几只乌鸦，它们在分享着死者的祭品。乌鸦在天空“哇哇”地叫着，他们并不欢迎我这个贸然来访的客人。可是我想知道，那死去的人儿在地下睡得可好？

这就是我记忆中最早的死亡场景。回到家，我一连好几天没缓过气，我痴瞪瞪地坐在油灯下，看母亲正低头给我缝着衣服。油灯毕毕剥剥地响着，灯火跳跃着，冒着蓝色的灯花。“妈妈，人为啥要死呢？死人在地下好吗？”母亲抬头看着我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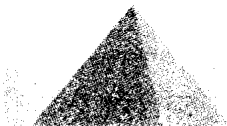
吃惊地说：“小孩子，别瞎想，小心晚上做恶梦。”“妈妈，人都要死吗？”我紧追不舍。母亲点点头：“傻孩子，妈妈也会死的！”我扑到母亲的怀里，哭着说：“妈妈，我不让你死，我不让你死！”母亲紧紧地搂着我，轻轻地唱着歌，右手在我背上轻轻地打着节拍，我进入了梦乡。

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的恐惧。一想到母亲的死，我就禁不住泪流满面。我飞快地跑到地里，拉住正在田里干活的母亲。我一个人独处时，也常常想到自己，“我也会死吗？”想到自己的死，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，恐惧和虚无几乎吞噬了我。

就在那年的冬天，邻居家的小孩死了。才一岁不到，就死了。大人哭着把一个篮子交给村里的光棍，还给了老人一瓶酒。我看见小孩穿着崭新的红衣服，脸上抹着黑黑的锅灰。老人接过篮子，用铁锹挑着扛在肩上，驼着背一步一颠地向村外走去。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，在白茫茫的大地上，老人的身影越来越小。我远远地尾随着。老人走出了村界，缓慢地放下篮子，用铁锹吃力地挖着。然后把小孩放进去，用土埋了，再在上面覆盖了一层雪。他用牙齿咬开酒瓶盖，将酒洒在孩子的周围。漫天飞雪很快就将大地覆盖住了。这个曾经向我咯咯地笑过的小孩，就在地下酣睡了。大雪无声无息地湮没了死亡的痕迹。

第二天，我又去了那个地方。坑被野狼刨起，花衣服被撕成了碎片，七零八落地散乱在雪地上，一滩殷红的血渍在雪地里，像盛开的梅花。狼来过，小孩死得真干净。我忽然想到我的死，要是父亲把我扔到雪地里，我不也这样吗？我觉得这小孩就在演绎着我的死，或者就是在替我死。

死亡攫住了我的心。我简直不知道怎样应对这未来的生活。尽管我还很小，可是，死亡似乎把我的心变得苍老了许多。



## 大黄狗的死

冬天，是农村一年中比较清闲的时候。村里的民兵组织训练，夜里就住在我们学校。当时我正上小学四年级，由于家离学校很近，下午放学就泡在学校不回家。看他们一个个穿着军装、扛着枪，神气活现的，我羡慕得要死。

我家的黄狗正发情，招引来许多“异性朋友”。一天晚上，几个小伙子在合计着什么，他们破例让我玩他们手中的枪，条件是晚上得把大黄狗留下来。我同意了。第二天，我一早过去领我的大黄狗，只见它躺在地上，神色惶恐不安。民兵排长从厨房的锅里取出一块还冒着热气的熟肉让我吃，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。他们问我香吗？我说香。问我还想吃吗？我说想。“那就让你的母狗再陪我们一宿。”他们笑得前仰后翻。原来他们利用我的大黄狗作诱饵，引诱外村的公狗上钩，待两只狗正交配时，他们从宿舍冲出去，一顿绳勒棒打，可怜的公狗就活生生死在交配场上。

我知道真相后抱着我的黄狗就往回跑。好些天，我满脑子里都旋转着恐怖的场面：性交、暴力、死亡。我甚至有一种负罪感。公狗死了，血淋淋的。他们像打了胜仗似地狂笑着，剥了它的皮，剔了它的肉，而且作为奖赏，还让我吃了大大的一块。每每想到这些，我恶心得想呕吐，恨不得把肚里的肠子吐出来。

大黄狗回到家一直不怎么吃东西，它软软地躺在地上，眼里流着浑浊的泪，它总是用忧郁而惶恐的眼光看着我。我不知道，那是在寻求我的保护，还是对我的“出卖”行径的失望和悲伤。

后来，大黄狗死了，我哭得很伤心。它是为爱而殉情，也是因主人的背叛而绝望。大黄狗走了，却将死亡和罪恶的种子深深地埋在了我的心里。我不知怎样面对未来的生活。



## 在墓地的陷落

15岁，我初中毕业，回村务农。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浇地。那年夏天，天大旱，各类庄稼都被卡在干硬的地皮上嗷嗷待哺，浇地工作昼夜不停。该我值夜班时，正好浇到陵园。队长问怕不怕，我大声说不怕。可是真正到了夜晚，当自己一个人在陵园里的时候，心里就噼里啪啦地敲起了小鼓。“世上根本就没有鬼神”，我这么想着，又大声地咳嗽一声，也算是给自己壮胆。夏夜的虫子在吱吱地叫着，树上的鸟儿扑腾腾地扇动着翅膀，树叶哗啦啦地响，我吓得出了一头冷汗。黑夜黑得我心里直发毛。

我一个人提着马灯沿着水道战战兢兢地走，突然听到前方

哗哗的流水声，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我快步跑了过去，就在我即将接近豁口时，却掉进一个水坑里，由于紧张，我的脚拼命乱蹬，结果却越陷越深。我似乎觉得整个身子都在往下沉，脚下的水咕咕地往上钻，呼的一声似天崩地裂，水坑的口张大了，我的下半身都被泥水吸了进去。我吓得哭喊起来，可是，除了咕咕的水声，谁还能听见我的呼喊呢？马灯掉进水里，晃悠悠飘动着，火苗忽闪忽闪地，像鬼眨眼。灯很快就灭了，我在漆黑的夜里近乎绝望。慌乱中我的手抓住了一棵裸露的树根。我的另一只手向上伸展，摸到一棵碗口粗的树干，我两手紧紧地抓住，身上的泥水“轰”的一声下去了，我独独地吊在树上。我这时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，使劲往上一耸，终于爬在树干上。水还在咕咕地往进灌，我的脚踏在一个圆鼓鼓的土堆上，当我意识到是坟堆时，吓得浑身哆嗦。我拖着满身泥浆的躯体，撒腿往家里跑。

第二天，我浑身发烧，还乱喊乱叫说胡话。父母到地里察看，惊讶地发现昨晚灌进水的原来是我爷爷的坟墓。尽管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，但村里暗暗地有了许多的传言，有的说我差点被鬼勾走了，多亏先人保护；有的则说，我们前世不知造了什么孽，把先人坟也给弄走了气。我的病十几天也不见好，全家笼罩着忧郁和紧张的气氛。母亲整天守在我的身边，好像怕什么人把我夺走似的。父亲在第二天的夜晚，约了家里的几个亲戚，拉上小平车和铁锹到陵园，悄悄把爷爷的坟墓重新填起。妈妈把我拽到北房，拿出先人的牌位叩头祈祷，她希望先人保佑我，让我早日康复。我也在母亲的身旁跪着，头脑中回荡着那个晚上惊心动魄的场景。我叩头时，妈妈嘴里叨念着，祈求先人不要怪罪我，能够饶恕我的罪过。我心里清楚，妈妈所说的罪过，就是往爷爷坟墓里灌水的事。

我几乎每天都在吃药打针，身体虽有所好转，但还是浑身无力、神情恍惚。文化大革命，外面的世界很热闹，可我一个人躲在家里不愿见人，脾气也有些古怪。好在阁楼上有许多藏书，我就成天与书相伴，见人很少搭话。村里人说我中了“邪”，让他们的孩子远远地避着我。小孩子们大都以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好像怕我给他们传染上什么疾病似的。

我更孤独了。

恢复高考后，我第一次参加，便一举中榜，村里沸腾了。我要到大城市上学去了！临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到爷爷的坟前叩了三个响头。当时心情非常复杂，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有了那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后，我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再没过去的激情和冲动，我似乎变得老成了，把人间的恩怨荣辱看得很开。冥冥之中，我在寻找着精神的支柱和生命的拯救。

## 关照死亡

那年 36 岁，正是本命年。妈妈从千里之外给我捎来红裤带，让我系着它，以保平安。这年我倒是没出什么大事，可是朋友小庞的死，再一次触动了我敏感的神经。

小庞和我是同事，我们一年分来的。小庞是名牌大学毕业生，人长得漂亮，工作能力也很强，上班不久就深受领导重用，几年下来，已小有成就。可是她在婚姻上一直不顺，先是我们相恋，一年后，她嫌我心灵灰暗、缺少激情，这事也就不了了之。我急匆匆地结了婚，可她仍在苦苦地寻觅着。这样挑来拣去，就到了大龄青年的行列。

一天晚饭后，她说到卫生间冲个澡，十分钟不到，家里人听见“噎”的一声响，急忙过去，她已赤裸裸地躺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等急救车过来时，她已经死了。前后不到两小时，她就被抬到了医院的太平间。生死就那么一刹那。整个的丧事是我给操办的，出殡那天，任亲人怎样地哭喊，她躺在那儿一动不动。我知道，她热爱生活，热爱事业，她是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的，可是命运偏偏嘲弄了她，在她稍不注意的时候就带走了她。真是红颜薄命啊！当天我们还见过面的，她嚷着要我跟她去野外爬山。那时她穿着粉红色的运动衣，手里拿着羽毛球拍，样子很是娇媚动人。可是，不到一天，她竟然僵硬挺直地躺在那儿，脸部浮肿青紫，像有什么话要说似的，嘴唇怎么也合拢不上。出殡那天，我给她买了最昂贵的化妆品，请化妆师给她化了妆。有人将她喜爱的红裙子剪成长长的布条，拴在她的手腕和脚踝上。我站在她的身旁，紧紧拉住她僵硬冰凉的手，我啜泣着，轻轻地呼喊着她的名字。我多么希望她知道，她并不孤独，在她远行的路上，有爱着她的人相伴。今日我拉她的手，明日拉我手的是谁人？想到这儿，我不禁打了个寒噤，在悲凄哀怨中，我似乎有些羡慕早走的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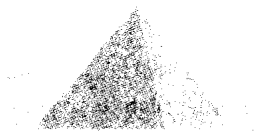
我陪伴灵柩到了火葬场，在她美丽的身躯被送进熊熊燃烧的火炉的一刹那，我跪倒在地，整个身心都被烈火烧灼似地疼。我不能让她独自承受烈火的熔炼，我要陪伴着她，看着

她，用我的眼神鼓励她。我奋不顾身地跑过去，打开火炉的后盖，看她美丽的身躯是怎样被大火一点一点地吞噬的：服装烧了，肉体烧了，白棱棱的骨架显了出来，在熊熊烈火中，我依然看到她微笑着的脸庞和脸上那两个深深的酒窝。司炉工看准火候，将长长的铁钩伸进炉膛，在成型的骨架上熟练地划拉着，我的心爱的小庞就化作一缕烟尘而去。炉火灭了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就像爆米花似的，被哗啦啦地倒了出来。然后，在一块石板上用铁杵来回地碾着，半小时后，小庞就被装进骨灰盒。我抱着她的骨灰盒，心如刀绞。

一年前，我俩一起到新疆。在古战场遗址，茫茫沙漠，一阵风吹过，我们的脚下露出了一颗狰狞的骷髅。小庞吓得藏在我身后。我弯腰拣起，沙子就从那人的鼻子、眼里和嘴巴里哗啦啦地滑落下来。我突然有一种想打听骷髅隐私的欲望。他是什么人呢？怎么将脑袋落到了这里？或许他是个将军，身首离异，战死疆场；或许他是个征夫，在流放的征途默默而死。“怎么就不是个浪漫诗人呢？为爱而哭，为情而死呢？”小庞面红耳赤地纠正着。于是，我们围绕着死者的角色认定，展开了充分的想象和论证。黄昏来临，一道如血的残阳泼洒在瓦蓝的天上，我们这才意识到，这个亡灵控制了我们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它让我们在沙漠旷野里演绎出许多精彩浪漫的人生。

漫漫荒沙，化尽了人间多少恩怨情仇，想当年金戈铁马，挥洒千般武艺万种风情，到如今，故人何在，烟水茫茫？

如今，我捧着小庞的骨灰盒，真希望她的亡灵能够有所依托。无论路途多艰险，我都要将她安顿在故乡的土地里。那里才是她真正的家——生命的起点和归宿。



## 经历地震

有天中午，大概 12 点 25 分左右，当时，我正躺在床上看报。突然，轰隆隆摇晃了三下，那是一种整个船体都在颠簸的感觉，是从地底下发出来的沉闷的震荡。我意识到是地震，可我的脑子一片空白。接着就听见急促下楼的脚步声，楼下更是人声嘈杂，乱糟糟一片。而我，依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。

“还震吗？”我问自己。眼睛不由自主地朝四周张望，我在下意识地寻找着藏身之所。“要是再地震，我就往沙发和茶几下面钻。”我这么想着，双腿一拱，似乎做好了逃生的准备。我觉得那个地方很安全。要是水泥板落下，有茶几给我撑着；要是砖块砸来，有海绵给我垫着；万一震后挖掘困难，茶几上的那瓶水还能让我支撑几天。可要是强烈大地震呢？整个楼翻了个儿，我被从 6 楼掀下去，挂在那密密麻麻的电线上，身下“吱吱”地冒着电火花……，我不敢再想下去了。“听天由命，反正又不是我一个。”这么想时，我反倒觉得坦然了许多。这时，我想起家人和朋友，我不知他们此时正在哪里？他们是否也感到了地震？更让我不安的是，今天午饭后，为一件小事，我与朋友不欢而散。当时竟没向她道声歉！要是大地震来了，我死了，那可是带着天大的后悔走的！

下午一上班，她打来电话。“你还好吗？”她拖着颤颤的哭腔问。“好、好、好！”我一声接一声地答着，把话筒握得紧紧